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起疆圍作盟盡著雍關戊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考異曰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

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曆耳詔以前北面招收

指揮使安重榮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為成

德節度使

時祕瓊自為成德留

以祕瓊為齊州防禦

使祕姓也漢魏之

遣引進使王景宗諭瓊以利害重

祭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丹也丙

辰重祭奏已視事為安重祭以景宗邢州人也契

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考趙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

焉德之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亦不責琦李

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

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

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語牛必為將相

術士不可信

夢兆不可

憑

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

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

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

還魏州趙德鈞敗見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也

月雖奉表請降降戶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

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

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為范

以魏反復以貨為揚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鄆縣唐

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

東北二百五十一里夏戶雅翻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

帝不問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

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

窮而契丹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

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

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史言桑維翰有益於石晉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

女為妃璉力展翻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

先是吳以昇州為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

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

官黥人周廷玉為內樞使黥漢縣唐屬歙州九域志

尚末冊命  
應稱齊王

清泰元年  
已封吳稱齊

王六丁

顏師古音伊自餘百官比如吳朝之制朝直置騎

八軍步兵九軍二月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

使宣武軍汴州時屬晉不侍中戊子吳主使宜陽

王璨如西都吳以金陵為西都見冊命齊王王受冊

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

度使同平章事元瓘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錢元瓘

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

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

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

於夷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

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取臣

契丹挺身南歸漢之金城唐蘭州金城漢為枝陽縣

廢郡為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縣

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城縣

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為本鎮都將

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

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

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契丹

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

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

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奚王

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眾西徙

父子號西奚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越州依北山而居去諸卒子掃刺亦

刺來達翻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各紹

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姪逐不魯宣翻掃刺迎降

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掃刺立

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還從字掃刺迎降

江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刺逐不魯

負我皆命發其骨磴而颺之磴五對翻磴也今人謂之磴颺余章翻諸

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為汝除

代令汝南歸勞力到翻已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由不遣璋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

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坐

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

汝善遇此人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此知華俗通

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

復得邪復扶答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

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史言契丹主初

吳越王鏐少子元球少詩照翻球思平翻考異曰

今從吳越備數有軍功數所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

元瓘立元球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兼中書令恃

恩驕橫橫戶增置兵仗全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

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球不從銅官

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

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蠟丸者蠟彈書也三月

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

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元珣被幽見二

明宗長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球交通者其子

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

以安反側光武事見二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今宜

効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脅及髀骨獻之庚申

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纒數

錢元瓘

卷五

唐閔帝之葬

五

南見者莫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耶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叙姻

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皆蜀主娶晉王克

呼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皆蜀主娶晉王克蜀主復書用敵國禮范延光聚卒繕兵悉

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天雄軍巡內有具博將作亂會

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

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

過十驛唐制三十里一驛三百里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

汴州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

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

太后壬申更名誥更王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

檢使漢主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

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夏

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吳越王元瓘復建

國如同光故事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丙申

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為世子傳子以曹仲達沈崧皮

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丁酉加

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閩主作紫微宮飾以

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唐明宗長興二年又遣

閩主鑄作寶皇宮

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得翻五月吳徐誥用宋齊

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

好契丹好呼主亦遣使報之丙辰敕權署汴州牙

城曰大寧宮唐莊宗發於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

事者修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

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斬日居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

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

尋秦漢以來鑿輿所至多立宮名隋於楊州立江都

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

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

門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

寧宮為名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追

尊四代考妣為帝后按五代會要高祖塲謚靖祖孝

安皇帝妣秦氏謚元皇后曾祖

柳謚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謚恭皇后祖昱謚睿祖

孝平皇帝妣米氏謚獻皇后考紹雍謚獻祖孝元皇

帝妣何氏謚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泉已卯詔

換難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有司所撰者也

太社所藏唐室罪人自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

婁繼英嘗事梁均王幼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

唐藏梁均王首於社見二百七十二卷莊之宗同光元年史為典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六

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昌遷卒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

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孟翻符奏有不

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曾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

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暉時延光亦思張生

之言張生之言見上正月遂從之丁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

友 范延光



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

河焚草市時天下兵興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

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津在滑州

白馬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

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侍衛

都軍使即侍衛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

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會要曰天福六年德兩軍為護聖左

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

王長知范延光以馮暉為

孫銳為兵馬都監

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黎陽在魏州西南故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此即史思明所濟胡

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為大通軍浮橋為七通橋以翰林學士禮

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

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襄邑縣屬宋州九城志在

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

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

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幾居誼上言北狄有援立

之功宜外敦信好好呼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

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玘遣使

間道奉表求救帝為之啟書契丹主請之間古莧翻

皆歸契丹故間道契丹亡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蠻

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

魏府四面都部署侍衛軍使張從賓為副部

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

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

延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

州為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白

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

之氣得我何用能威為郭威為劉知遠佐命張本

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河南兵河

張從賓時為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延光使人誘從賓誘音從賓遂與

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重直龍翻使上將

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張全義自

唐末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义

以京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取內庫錢帛以賞

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眾殺之從賓引兵扼汜

水關汜水關以縣名關即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

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帥讀又詔

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

在之深者無不恟懼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

本已故恟懼也縱子谷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

從千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史云

翰能以整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

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

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後漢置東侯官

唐後置僕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

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矣矣今以委卿擇賢

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罔冒謂欺罔偽冒而求官

謂之罔假它人之所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

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第

多少為差為蔡守蒙以賣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

工陳寃賣官於外堂牒即今人所謂省劄也

專務聚斂無有盈厭斂力贈翻厭於又詔民

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

征之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

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

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桑維翰有膽略晉朝倚以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

為社稷之固少詩詔翻

閩主賣官

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王暉

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衮居許州皆應之

舉軍降潞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為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

女也繼英亦居冗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

及千人繼英暉事泚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誅

汧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汧烏故縣謀達協

禁蠟書勿以聞不欲知所招誘主暉將奔吳為人所

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甚從簡盛為之

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

奔張從賓繼英即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

奉進在滑州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軍士有夜掠者

捕之獲五人其二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

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

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取滑州軍士

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為客奉

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

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

甲士大譟擄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

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從才用翻呼火故翻奉國

符彥饒  
反并誅

大...  
通...

遇右相都指揮使盧順公帥部兵出營帥讀厲聲謂

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繞二

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

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表示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

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逆以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

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又復扶萬所部兵尚有呼

躍者呼火順密殺數人故翻公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

奉國部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

梁甲雷毅斬彥饒於班荆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

相與食而言荆館取諸此也預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

其兄弟皆不問按符存案將彥饒不能駭倉粹成

初不通謀楊光遠諸子皆有材氣而彥饒

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相及古法也自白臯引兵趣滑州楊光遠

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窮迫謂在晉安恭殺張敬

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建而降此事見上卷

滑三鎮繼叛魏范延光張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

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

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地結疆虜

疆虜謂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

士卒以威則恩威兼施景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

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科條宿衛諸軍無敢犯

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以逢玉翻主者擒之主者紙

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云肥也日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

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皆畏服乙卯以揚光遠不遠嚴刑以威眾欲由是眾

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常行於平世也向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

京當以杜重威為昭義張從賓就命鎮河陽帝以

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侯益與杜重威同計帝以

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萬晉漢之間有白再榮惟萬為義成節度使帥賞馬

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

練使果州時屬蜀命唐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音

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使工衛翻

以討張從賓故以馮暉孫銳引兵重威領昭義土六明鎮六明鎮

盧順密為留後馮暉孫銳引兵重威領昭義土六明鎮六明鎮

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

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侯益引兵至汜水

走乘馬渡河溺死伏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妻繼英

送大梁斬之滅其族符彦饒張從賓只等皆死馮暉孫

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事見

五十七卷唐僖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

宗光啓二年

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為相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

行在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楊光遠奏知

博州張暉舉城降博州范延光巡屬也安州威和指揮使王

暉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果暉晉天福六年改為興順左右軍范延光作亂

殺安遠節度使周瓌瓌古翻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

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

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為庶州刺史范延光

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孫銳勸范延光遣使

奉表待罪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吳同平章事

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勳將兵

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而奔吳州州之路也暉大

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

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

遣詣闕說式翻既而聞指揮使武及和等數十人披頭

甚多伏兵于道執而斬之彥和曰死呼曰呼人王暉

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定雖知金全之

情掩而不問吳歷陽公濠知且將亡甲子殺守衛

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濠濠射殺之濠被囚見二百王清泰元年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一騎射而亦翻

詣廬州欲依之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二十里本聞濠至將見之

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

弘祚合葬不聽本出門闔則兩扉合使人執濠于外

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濠于采石迎而殺之不遣

慶為悖逆庶人絕屬籍絕楊氏屬籍悖蒲沒翻侍衛軍使

郭崇殺濠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崇崇與池州宗翻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

其家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

度使王令謀忠武軍許州時屬曹吳老病無齒或勸

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

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

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立不署表宋齊立以受

已發而為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九月癸丑令謀卒

議欲以為各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

使為李金全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婁繼

葬梁均王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致妃

郭氏葬之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

密據有江淮傳溆隆演至德而冬十月甲申齊王誥

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徐誥自之

徐誥受禪因號唐



子既舉大號欲篡唐緒故以  
國號為唐為復李姓張本  
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

徐溫 乙酉遣右丞相玠  
其後乙酉遣右丞相玠

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  
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

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  
吳制乘緇丁亥立徐知證

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之知  
證知諤皆徐溫弟以吳太子

璽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  
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

於天泉閣夫泉閣蓋因晉李德誠曰陛下

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  
因出齊丘止德誠勸

進書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誠勸

進書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

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出四二十年禮交必不相負齊

丘頓首謝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

八年今日二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已丑唐主表

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  
於仙經唐都金陵以讓皇

宮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  
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

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  
邑降王為公所以示易姓

勇翻丙申以吳同平章事  
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

諫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  
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

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  
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

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  
事心愠愠於類聞制

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  
事心愠愠於類聞制

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  
事心愠愠於類聞制

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  
事心愠愠於類聞制

小人奸險如此

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亦布衣時陛下為刺史唐

為昇州刺史史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二年十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

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誅之亦不改命父之齊丘

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葬皇於他州及片遠吳太

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遠干願翻宋齊丘之心迹至

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

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別六軍

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

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與中

二百七十七卷唐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

明宗長興三年楊暹環更工衛翻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

公主則流涕而辭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

日永興縣本漢鄂縣地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

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

帥留司百官赴東都南唐做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

率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

吳越國王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

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

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

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

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

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即

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

楊暹

大正三十一  
吳子

按元璿初立稱鏐遺命止用藩鎮禮明年明宗封吳  
王應順初閔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而  
備史以為授元帥國  
王然後即位設矣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

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  
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考

異曰薛史仁沼作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  
仁紹今從實錄

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

未任行任音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

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

之族又毒仁沼吾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

誦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李金全叛奔南唐十二

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不乾江

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

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

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壽為遼人用趙延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

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周本

能存吳然其過丙寅唐以付中吉王景遂參判尚

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

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黔邊於諸蠻遂蜀之

契丹改  
號遼

戊

吳周本卒

小九十八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駁北以為

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

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聞音問乃所以致災

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樂音洛詔百官

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

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

未復降御札趣之復扶又翻趣讀曰促三月丁丑敕禁民作

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治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

天下銅治九十有餘所喪亂以來喪息浪翻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

銷錢為銅器故禁之中書人李詳上疏以為十

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

駁北

聞音問

樂音洛

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

天下銅治九十有餘所

喪息浪翻

歲與主祭歲之

義被及名器僭濫

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

以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

量音良從之夏四月甲申唐宋

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以既讓位於唐屢請徙居李德

誠等亦亟以為言亟去吏翻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

為丹揚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揚光遠自恃

擁重兵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頗干預朝政屢有抗

奏帝常屈意從之為揚光遠請易庚申以其子承祚

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

官寵冠當時冠古玩翻為揚壬戌唐主以左宣威

副統軍王興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

親吏馬思讓為丹揚宮使徙讓皇居丹揚宮選用王

防衛故宋派江復自陳為左右所聞復扶又翻唐主

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

過弃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主環持

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

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史言唐主之言羣臣爭

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吳者揚州也而

留守判官揚嗣請更姓羊留守判官東都徐玠曰陛

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逆取本之漢陸賈而詔邪

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河

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

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堯土

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露臺事見况魏

城未下謂范延光尚據魏州公私困窘堯紀誠非陛

如亂而  
能及合眾民  
張侍識見  
高人數等

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  
賜詔褒之 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

不樂安居樂音洛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粟及三頃

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歲以嚴刑  
故不免指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

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

朝代雖殊朝直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

敕詳定可文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

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為文以受命寶為路工所焚故也時中書門下奏准

帝刻之玄璽白玉為端首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

天子修封禪禮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

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世宗實錄馮道

晉亦獻徽號於虜始而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

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

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

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

北使傳任周世宗實錄誤也 左僮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煦本

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  
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  
帝於別殿拜受詔款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乃講和

元約歲輸之數季翻好呼到翻吉凶慶弔以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

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晉使者

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還從宣翻朝野咸以為恥而帝重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

丹無隙然所輸之常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

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

晉帝以為祁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

不許契丹為契丹用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開古覓

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立之意以謂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即誦讓晉此所以閒之也壬午揚

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馮暉自澶州入唐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

欲以攜范延光之冀揚宋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唐莊宗即位改魏州為興唐府帝革命改為晉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

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

憲入城諭范延光官者蓋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

白日在上吾無以事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

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

宣徽南院使劉處讓權入諭之處昌呂翻下同復扶又翻延光意

乃决九月乙巳朔揚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

大梁己酉延光遣牙符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

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帥讀朱憲

汴州人也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

長公主以歸唐明宗女也延壽在汴用事故來取之長

知兩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

宗廟庚午揚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

軍府事楊光遠之討范既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

詔入魏諭降延光已巳而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

仍賜鐵券賜鐵券者恐止而明之以信也

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日謂制書到其張從賓符

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

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等皆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

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

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

奔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詔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

奔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詔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



李彦珣 救母

當是時天 地勿位矣三 存錯行矣

此等事亦 積史至此 之昭昭果日

定都汴

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珣引弓

射殺其母亦射而延光既降帝以彦珣為坊州刺史近

臣言彦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殺父母

不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者惡逆恩赦之所臣光曰治

國家者固不可無信治直然彦珣之惡三靈所不容

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

何損於信哉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冬

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

皇帝帝以大梁舟車所會運於漕運丙辰建東京

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汴梁建東京於汴

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

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

同光二年詔以陽武在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

還故屬在城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

詔汴州宜升東京仍升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

亦升為畿縣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

為平昌軍節度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梁

而以長安為節鎮後唐滅梁唐兩都之舊而以汴

州為節鎮晉今復於汴州建京開封府以洛陽之

東都為西京以長安帝遣六部尚書王權使契丹

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司

王權知

即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許史王起官謂人曰吾

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

停官 初郭崇韜既死郭崇韜死見二百七十年宰相

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示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

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揚元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

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分數所角翻帝常依違

維翰獨以法裁折之依違有謂若依若違無可光遠

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

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表論執政過失范延光既平

功邀上以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

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仗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揚

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四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

奏維翰擢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

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二年

十月壬辰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

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

州是也 以處讓為樞密使大常奏今建東京而

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

戌大赦 揚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

於交州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揚延藝見本卷上

州界羨遣使以賂求救於小漢上當有公字 羨漢主欲

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苗西王弘操為靜海節度使從

封交王言將以交州將弘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

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米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道然後可進翻下八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

白藤江趣交州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木斂

其首冒之以鐵翻與職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濟翻

須臾漢艦皆傾鐵杙不得返翻漢兵大敗上卒覆沒者大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還

先是著作佐郎侯景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巨翻又以兵不振追咎融割先暴其尸益傲之系也先

相唐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

法治直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

之妻誓不辱自經其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矣河決鄆州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書閩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為國王者晉命也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

賜昶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賜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

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

商妻  
余於山東之  
淮縣訪得  
女子節烈  
并情夫其  
姓氏可恨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

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

民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

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

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許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

常蓄異志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

為援而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唐莊宗之初即位也

速禍矣後改為鄴都明宗天成四年置彰德軍

於相州以澶衛隸之彰德軍梁貞明開嘗置之矣置

永清軍於貝州以博董隸之分天雄之貝博成德澶

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

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澶州本

縣今併州縣皆徙治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

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為為距魏州一

百五十里有一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

一百二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

十里也

以河南尹高行周為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

禦使王廷胤為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為永

清節度使始升貝州廷胤處存之孫唐末王處周鄴

都人也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

仕居于大梁每法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

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

巡屬也被漢縣唐帶萊

州相息 亮翻 戊午以京為耀州團練使 癸亥敕聽公私

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

寶為文仍令鑄鐵頒下摸範鹽鐵者鹽鐵使惟禁私

作銅器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

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

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

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

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求遠為主官

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立左

官或任自鑄錢一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通鑑封子姪

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為下交書封

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

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銅難得聽輕市徒便但勿令缺漏

輕重從便則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

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吳讓皇卒年二十八 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

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授終不惟篡殺之禍深於機

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

云唐主廢朝二十七日唐主於舊君之卒依傍漢朝

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之君惟唐主於舊君若加

不猶愈 於篡弒 才胡坐 論刻矣

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給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

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追謚曰睿皇帝是歲唐主

吾愛吾兄也朝且遣翻 徙吳王璟為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厚文士而

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

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突城門而入

翻妙從曠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

大二十四 通鑑二百八十一

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原巡戊子正月順天氏張二極殺其母李秀詢李遷見失虞博時為大理寺寺副親斷斯獄魂魄震掉者數日記此

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貳千陸佰戶食貫封壹千戶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晉紀三飛口者維太淵獻盡重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童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

為樞密副使澶時連翻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

鈔無復畏憚

鈔楚交翻復扶又翻

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

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疆大

酋慈秋翻長知

兩暉至彥超入賀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暉字遇之因為於城中

治第為于偽翻下主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質者超於城中則党項諸部不敢鈔暴於外故安 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

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

請上尊號上時唐主曰尊號虛美非古遂不受其

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

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

曰義祖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為太祖今復姓已卯唐

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

夕臨凡五十四日喪舍回翻解力為翻初喪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

李唐復姓

傍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改為五十四日江王知證

諤請亦服斬衰不許知證知諤李建勳之妻唐德長

公主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李建勳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

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環詳決惟軍旅以

聞庚寅唐主更名昇更工衡翻切百官議二祚合享

禮一祚徐李二姓之先也辛卯宋齊丘等以義祖居七室之

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以之義祖又次之皆

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

享請於大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通鑑既帝晉

帝渾毅此亦因江吾自幼託身我祖事見二百六十

南舊史失於更定昭宗之乾

南唐聲明  
天物供有可  
觀世事則大  
誤

祖宗豈可  
偽造名  
字印

自宋南渡  
至今五百餘  
年耳有謂  
林朱某刻  
履歷云朱  
文公五子幾  
母孫宜唐主  
以三百年十世  
為少也

寧一 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

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

高宗朝為房遺愛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

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玄宗朝

律有邊功峴相信安王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

率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

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女孫李吳蜀後主實錄云唐

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

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吳本潘氏湖州安吉

人父為安吉紫將吳將李神福政衣錦軍過湖州虜

昇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變其謹厚求為假子以

識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姑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

氏以應讖劉翹以為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

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首知其祖系昇曾祖

超祖士乃與義祖之曾祖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

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

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二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

已五十年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一之號言唐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唐閩王稱疾不見命

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

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秘謂損曰  
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  
其鄰不禮其實實謂盧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  
會相見於上國耳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為上國以  
水之志而不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

六三十一十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仁慈



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已未詔

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

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

與之同制制麻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

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

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

落軍權劉知遠時總宿衛諸軍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

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年危於

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

之竊恐此語外聞音問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

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謂知遠第論肯知遠惶

恐起受命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靈州戍

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圖

一百餘里宋時西夏疆盛即其地上遣供奉官齊延

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降戶上怒曰朕踐阼

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

殺之除延祚名重杜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

死以其殺降失信繼此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為

奉化可汗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

奔居干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

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績何延

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不許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

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梁與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使之職也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

治文事而已治直翻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誣專橫專橫

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

劉處讓為樞密使對多不稱旨劉處讓讓桑維翰

年稱尺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

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直學

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衍並罷守本官鄭

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

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史言帝

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

者皆貧悴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復以李專美為贊善

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子賓

客房高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忌其叔父

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興

院廢樞密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

詰詰去使與帥壯士就第殺之帥讀并其五子閩主

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道家以上清玉以黃

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

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與傳寶皇命決之 戊

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梁

遂為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

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誥卒 唐人遷讓皇

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官防衛甚嚴秦州本揚州海陵

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秦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官守衛甚嚴不嚴

與國人通昏姻父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

紀年據何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

寧宮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乙丑以平盧節

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

終讓皇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辭乃以

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

昇揚二州牧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 閩判六軍諸

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

繼裕更工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去羌林興詐

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

宮。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成德節度使安重

榮出於行伍行戶性粗率粗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

今世天子兵疆馬壯則為之耳安重榮驍暴一夫耳

然其所以疆梁者亦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府解有幡竿高數十尺

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

發中之解古隘翻高居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

祕瓊也見上卷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

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恠謂人曰祕

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

乎每所奏請多踰分分扶為執政所可否可否者不

也從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

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為昭

義節度使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為乙巳閩北宮火

焚宮殿殆盡。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二年

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

見上卷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

官司自鑄。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

禁鑄

大正...

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

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至是義武缺帥

皇南遇徙路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

地如我朝之法也我朝契丹自謂帝辭以中國之法必

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

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復扶爾自節度使

為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

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為義武節度使以

厭其意厭於涉翻契丹怒稍解初閩惠宗以太祖

元從為拱宸控鶴都閩上審知廟號太及康宗立更

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

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

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強其兩翻醉則令

左右伺其過失更相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

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

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

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

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

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

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罅間以度

閩賦君

是

舟船棺柩之屬匣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頰疑

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

仙也武夷山中

復召還幽於私第復扶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

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數所角翻求泰縣屬福州晉

明初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

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二人怨之會北

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

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

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

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卒已夜重遇入直帥二部

兵焚長春宮帥讀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

呼萬歲擊翻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復扶又獨宸衛

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李后李春營比日

比必利翻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

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

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

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

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

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

與之俱還至陲莊飲以酒醉而縊之還從宣翻又如

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義

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曦工衛翻曦王改

周王暇自

大正五十九年

元永隆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自稱威

宗實錄薛史唐餘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

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四年己亥

閩七月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執

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士人

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

事亦有抵牾者高遠叙事頗有本末余公緝雖在仁

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

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為三公平

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

王延義成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

王紀年赦繫囚頒發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鄰國

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

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見翻然其在國

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

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

元在宮中易服將逃與兵人殺之陳守元盡感開主重

遇執蔡守蒙數以管官之罪而斬之蒙所具翻蔡守

上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林興流泉州見

追作河決薄州薄州當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

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舊制凡宰臣由

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

事在聖心獨斷亂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

已帝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

之省悉景翻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

遇羣臣無與為比。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

馬元帥。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錦州蠻

萬餘人寇辰澧州。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黔中觀察為黔南節度後號武

秦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

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曆五年又更名贊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

廉翻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

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

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勅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平翻帥讀曰率

癸未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高幼李

后養從益於宮中奉王淑妃。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文王淑

此明宗汝妃也冬十月庚戌閏康宗所遣使者郭

元弼至大梁。是年十二月閏遣鄭元弼隨盧拾遺

人所康宗遺執政書曰。道于閩國一從興運父歷年

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言中國屢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

即言由此不脩職貢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

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

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負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

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

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抗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為元瓘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

通鑑卷之九十九 唐紀九十九 貞明四年



不  
元瓘夫人

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侍崇盛分兩浙為數鎮其節制。而後奏則其國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警仗。內節帥皆稟朝命也。

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偽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妬忌而廣

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侗許氏生

弘佐，吳氏生弘倣，衆妾生弘偁，弘偁弘偓，弘仰弘信。

傅子損翻侗祖冬翻倣昌大翻偁丈咸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當置銀鹿

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十一月戊子，契丹遣

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如往也使楚王希範始

開天策府。是年夏加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

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

、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

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道曹悅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頴何仲舉孟玄暉劉昭孫鄧懿文李弘節蕭洙彭繼

勳併拓拔恒等門人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

奔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為梯，棧上圍之。棧上時

掌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平其母，其母不哭，謂使

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節，賜舉族，効死未足以

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

家。十二月丙戌，禁初造佛寺。朔與創同音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為之

者禁閩王作新宮，徙居之。閩北宮燬于火，職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廖匡齊

大正九年十一月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

馬后崩漢主娶于楚唐清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

不可忘也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因薦諫議大夫李

紆可以將命紆音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

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

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指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復扶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見賢通翻元弼

曰王初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罪帝憐

之辛未詔釋元弼等考異曰洛中紀異云初既為

丹即將籍沒之物為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

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主不敢拒之既而刺遣使於契丹求馬由滄濟淮

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相以天福

四年閏七月被弒十月元弼等至京楚劉勅等因

大風以火箭焚彭士秋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

獎錦深山乙未遣其二師高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

州印請降於楚為彭氏張大二月庚戌北

都留守同平章事安立威入朝北都自後唐以上曰

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天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

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出節奉之深稱朕意稱尺對曰

庚子

大正五十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陛下以蒼生之故猶以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

有上悅 劉勅引兵逐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

地便地者徙近楚表以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勅為

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地希範自謂伏波之後馬

援為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尚丈二尺高居入地六尺

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

府學士李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揚璉謁平陵

還平陵蓋揚璉之父讓皇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

也路振九國志曰揚璉拜時及至追封謚曰弘農靖王

因揚氏其先受封之郡明國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

追封為弘農王謚曰靖

忌宗族多尋舊怨地共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

數所數所曦怒復書罵之親古業翹監建州軍史炤曰

鄴風俗通漢有梁教使杜漢崇監南鎮軍按福州

建州鄰閩主蓋置南鎮軍於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

要故是後王延政攻鎮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人爭据延政陰事於由是兄弟積相猜

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

怒欲斬翹翹奔南鎮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討

遣統軍使潘師達吳仁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達軍

閩王延政 舉兵

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

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

二月曦

精甫

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

同平章事仰仁諡宣州寧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

多此類仰姓也何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

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

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

茶山斬首千餘級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

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早事劉知遠為鄴都留守

徙彥威為歸德節度使以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昭

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

昭義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瓌

為北都留守玆昌終翻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安從進恃其險固襄陽之地王得屈完所謂方

從進恃之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湖南貢物馬

也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

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

青州以待卿青州平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

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臣即赴鎮帝不之責帝非姑

也謙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

者畏之自畏尾故諸鎮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

通鑑卷之...

三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掉都頭建安陳

誨殺師遠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其眾皆潰戊寅引兵

敵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

二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

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

今南劍州治所即其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

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

按鄉地也吳永安二年置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復

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鎮改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

業分判三司癸卯蜀王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

業判度支度徒洛翻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

安遠節度使以代李金全也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

傳子損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

已敗去奉牛酒犒之犒若到翻請班帥仁詮等不從營于

城之西北延政懼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復遣使乞

師于閩王復扶又翻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

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所謂歸曲遣輕兵

絕吳越糧道會又兩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

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

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

卷一 年朝 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

全曰進奏使遣人倍道來言進奏使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使在大梁者也

朝廷侯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以為必有異圖金

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式

翻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軍宋陳

蔡善漢申唐之兵討之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鎮之兵及發矣單音善漢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守暉為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

金全遣推官張緯本表請降於唐降戶唐主遣鄂州

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二千逆之處恭唐主

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

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

宣陵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於上歃血以質諸天

尚尚馥郎官尚合尚齋尚言尚芬尚若尚椒尚蘭尚漢尚皇尚后尚椒尚房尚取其

緩緩作緩披緩下緩香緩爐緩劉緩向緩銘緩博緩山緩爐緩漢緩官緩典緩職緩尚緩書緩郎緩給

西王母降西藝西嬰西香西多西品西疑西皆西後西人西傳西會西而西言西之西宋西范

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

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

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即合諸

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麟之舉大號尊其父審

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自應山進軍大化鎮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

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應山縣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

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

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

雲夢澤中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

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虜承裕及其蓋譽將

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

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

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

文進之奔吳也事見二百八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

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陳請俟文進出殿之以

歸無得剽掠自盧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及李承

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

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救之不熟也

惋烏貫翻唐主生於兵間老於兵間軍之利鈍孰知

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已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

至馮延巳輩乃訕笑先朝至於感國殄民而後已書

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巳之謂矣後

之守國者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

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復扶又

遺唯季翻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則喪師者此所

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怒繩之以朝章則

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朝直遙翻

帝復遣之歸

解美

使者將自桐墟濟淮九城志宿州鄭縣有桐墟鎮自

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還從宣翻帝

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

之舊將蓋從起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

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乎士卒而撫之

斯可矣將即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唐主使官者

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

十五里還還從宣翻勞之曰勞力到翻卿此行甚精潔官

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

某日市肉為馘何為蔬食官者慙服馘側吏翻齧肉

衛嗣君倉中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

苟非措民刻軍安得羨餘邪羨延面翻秋七月閏

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

多為僧凡度萬一千人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遣歸閩也去年十月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干威和指

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

榮請其愚以徇金全之意笑謂才己巳詔贈賈仁沼及

桑干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

待之甚薄李金全為姦將所惑背父母之丁巳唐

大抵獻羨餘者皆小也



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太子太

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范延光仕唐先有私第在河陽帝許

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

貨且慮為子孫之患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為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

懼其為子孫之患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

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救延光居西京

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嗚呼

財之累人如此秘璣以是而殺董溫其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秘璣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此夫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

死賜鐵券見卷二年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

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細翻又子西弟遠奏云

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為延光斃

朝贈太師為干為翻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位居嫡長則當為太子繼

臣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

子禮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是

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鎮魏州辛未率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

外所餘頗多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申三司者倉吏於受納之時解面取贏俟出給之時

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為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餘而般量之際為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

時人既言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

各痛懲之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為翰林學士李

漸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

中書舍人惡鳥路翻常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非也尚為親近儒生李漸之酒失罷

翰林學士非也之是也因而罷漸濤之弟也楊光遠入朝帝欲從

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

賞圍魏見上卷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

數人為刺史所以分揚光遠之黨而弱其勢甲申從光遠為平盧節

度使進爵東平王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冬十月丁酉加

吳越王元璿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壬寅唐大

赦詔中外表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

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勸唐主巡東都之

東巡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

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

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為

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多海陵縣南唐升為泰

州丙午罷仁規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為陳覺亂唐政張本

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閩王曦因商人奉

表自理言已未嘗稱大號稱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

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唐主欲遂居江都

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還從宣翻十二月丙申至金

陵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楊光遠  
傳平盧

唐陳覺  
用事

吐谷渾內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

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八由是吐谷渾

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

復誘之復扶又翻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

臺來奔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為吐

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

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為大同節度使為晉王克用所

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

渾為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

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

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鎮州也宋白曰吐

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曆後吐蕃陷安樂州

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

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

之及河移鎮河東逐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

吐谷渾白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為李克用所逐

歸幽州李匡偉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其氏不常白

承福自莊宗後為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為柵賜其額

為寧朔府以都督為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契

事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

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索山

吐谷渾既仇視契丹雖逐之不王延政城建州周

去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為資

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

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

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治地南

大正五子

通鑑二百八

卷一百八

美

沙驛又南劍州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二月

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州是為檀彰義節度使張彥

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彥

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射而亦翻式懼謝

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

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

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以反脅上

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

其四支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

其於天性何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涼

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趙珣聚米圖經涼

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比至故

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

異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節度使多領禁兵或

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

斂力贍翻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

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蜀以東川

以定董璋克梓州取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勣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

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

諫議大夫崔鑿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  
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使之各知節度夏四月閩

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  
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汀建接壤故疑之遣將軍許仁

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唐主以陳覺及  
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珣

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既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琠昌中翻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  
許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唐僖宗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

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分扶問翻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  
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

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毗至翻難乃曰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也此豈易唐主曰吾少

長軍旅少詩照翻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復翻扶使彼民安則吾民亦

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  
主不許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

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自金商取道均房則商以為聲援  
至襄陽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

重榮意  
在檢及重  
詞甚壯

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水運曰漕陸運曰輓

輓音晚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

遺唯諭以禍福從進怒而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

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

誨從之成德節度使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

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途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

帝帝為之遜謝使並疏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

使拽刺拽戶結翻遣騎孫幽州南境軍於博野

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

定軍天聖七年改永寧車金陞為蘇州其疆域圖云

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

帥部眾歸附突厥中不突厥西党項等亦遣使納契

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党項又言自二月以來

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秋謂恐天命不

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

節度副使趙崇巴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朔州舊非節

置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

勿自起豐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

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此謂趙德鈞董溫

延頸企踵以待王師企去智翻舉良可哀閔願早決

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

桑維翰  
之論是也  
其罪在始  
誅之不戢此  
時則已無  
可如何矣

之虜厭於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遺唯及移藩鎮云

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疆兵不能制

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

大梁去年劉知遠白魏秦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

已蓄效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重難密上疏曰陛下

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難乃皆契丹之功也不可

負之公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

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

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

此謂降楊光遠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

蕃息煩音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

謂張敬達晉安之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

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

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

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

遺民幽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悉為邊鎮滄景

入寇多依山而趨鎮今天下粗安粗坐瘡痍未復府

庫虛竭蒸民困弊蒸衆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間

翻而自啓豐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

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梁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

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豐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筭今主帥走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關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重直龍翻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公見卿奏如

醉醒矣

北毗至翻人首也

卿勿以為憂

閩王曦聞

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

郊外

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

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

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揚沂豐為

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生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

侍宴即收下獄

下戶翻

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

弟也

楊涉為相於唐梁禪

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

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

攬詣朝堂極諫儀曰老病狂發矣貶章州司戶

被皮義翻

昇音余又羊希翻觀翻章州當作漳州

儀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



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對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匡範

請日進萬金職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弄商賈

數倍職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音古蜀明珠美玉

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

弄不能足日進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

卒幾居皆翻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帖

貸錢之傳其季翻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斷音短以連江人

黃紹頗代為國計使唐武德元年分閩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城志在

州東北一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

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

緡至千緡從之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

重此一事恭隋文帝之故智也姦以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

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下戶建勳自

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

私第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已以劉知遠為北京留

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昭義軍沁午鳩翻

以北京留守李德珣為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

李氏贊墳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

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遺唯季翻不念舊怨故衆

心大悅為劉知遠自  
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

幾居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

取之唐主曰柰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魚信

戰翻弔生日官明  
音周振瞻之也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

度使既稱皇矣又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

攻之治直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

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脩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

泉州治所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

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悖蒲妹翻承祐長跪切諫延

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內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

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嚴嚴得衆心罷歸醜殺之

惡鳥路翻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

守馮道李崧屢薦天平也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

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岳而威之能而薦之也指以為

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也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

相為馮道不用於漢重威以至贖貨民多逃亡嘗出

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對血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也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

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也七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

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也致富貴謂重榮降帝於晉

陽從此得富貴

吳越錢  
元瓘卒  
弘佐立

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

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皆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

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

與之通謀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

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

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監古銜翻斷下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倦翻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

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

亥元瓘卒年五五初內牙始俾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

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公有乳母惲妻之親也於

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於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

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五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

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

鎮東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以時年十四歐史曰九月

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甫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

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

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

欺補他民有獻嘉禾者弘以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

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大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復方日翻除元也史言辛酉滑州言

通鑑卷之...

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載庚午濮州決高祖辛酉滑州河決而

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曰志皆云大福六年九月

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決已決則下流皆涸濮

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其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

節度使揚彥詢使于契丹其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

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

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明主議以其子琅邪王亞

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人改號長樂王樂音劉

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其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時

延陽為逐吐谷渾而陰撫之又懼契丹知之而怒

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

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令去安重榮歸朝聖許以

丙翻首慈也翻長知函翻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

賂之還從官翻又如字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

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

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

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

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榮

賈此不可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知遠知遠處

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師讀曰率處昌表承福領

大同節度使雲州大同軍收其精騎以隸麾下為劉

殺白承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鞞契苾

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鞞契苾亦莫之赴鞞當

重榮勢大沮沮在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

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書閩同平章事帝

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

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出

於樞密院敕出於中書門下時付留守鄭王聞變則

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

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

里五十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

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中

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漢有葉縣中發隋

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武涉翻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

勿翻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

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

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監古彥筠滑州人也庚辰

以鄴都留守李德琬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

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

鄧州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九域志

陽縣有花山銀場今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

討從進

九域志

通鑑

兗州

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

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

類用鐵盞躡尼翻鐵蒲為履江准之人多能暑則

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官人服飾粗略日麤

死國事者皆給祿二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

定其稅孟翻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

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調徒釣翻至今用之唐主勤

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

又翻樂音洛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

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紹顏

告諭中外十一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

鄴都留守以李德珣為東都留守丁亥以高行周

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

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漢水南楚王希範

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

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信之子也張信與楚王

者也少詩沼翻艦戶照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

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

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

甚散翻重榮鎮成德一作安重榮彥之自關西歸之

安重榮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

兵止用為排陳使陳讀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

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

重威為招討使文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

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

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行遇者安從進巡內刺史時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

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斷音短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九城志宗城縣在魏

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并擊之不動重威

懼欲退指揮使死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退則敵得而乘之或

士卒因退而潰陳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

擊其左右為子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偽翻彼

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

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

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重直官軍從而乘之鎮

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示城官軍

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

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一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

乃聽楊彥詢還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

等取趙州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屬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

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龍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飛龍  
在天利讀若儼庚戌制以錢弘佐為鎮海鎮東軍  
節度使兼中書人吳越國王

庚申中元日涉獵一過 虞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丁酉十二月十七日送徐氏葵西山舟中閣完

辛卯三月十一日庚戌七月三日雨再閣是日雨  
丙辰六月十八日閣完 惇記

嘉慶戊辰七月初二日閣完  
此月餘未閣依此再世止於被其累矣 李慈記

癸亥春二月二十九日閣夜雷雨農占以二月夜雨為大水是日得雨則解  
然未知其驗否也 嚴虞惇記

戊寅七月朔日京師閣傳聞江南大水 霖

康熙辛巳二月初八日閣連日大雪聞 鳩玉永定河  
草亭亭夫

戊子二月初四日京師閣

庚寅七月廿八日閣

甲寅正月穀日閣 鑿記

戊午三月三日完此本

壬申六月朔日閣

禧記



音

湖南  
馬希範

唐  
李昇

吳越  
錢琮

漢  
劉龔

荆南  
高從誨

閩  
王曦

蜀  
孟昶



